

節選自《京劇六講》

文：孔在齊

「佈景不美」的藝術

自從徽班進京(乾隆五十五年,即1790年),來自南方的徽班,從其他在京城演出的各地的戲班如崑劇、梆子等的藝術中汲取了營養而逐漸形成了京劇。接着大城市的物質條件比較好了,於是隔開前台和後台的那個幕也較為講究而用了綢布,由素色發展到加了刺繡。這塊幕使舞台美化了,而用的料子也有反射聲音的作用,使台下的觀眾對台上演員的唱和唸白,都能聽得較為清楚。不過,這塊講究的幕還是保存着當初的形式,就是兩旁各開一個掛着一塊門簾遮住的出入口,以供演員上下場之用,照舊還是由工作人員擔任把門簾掀開和放下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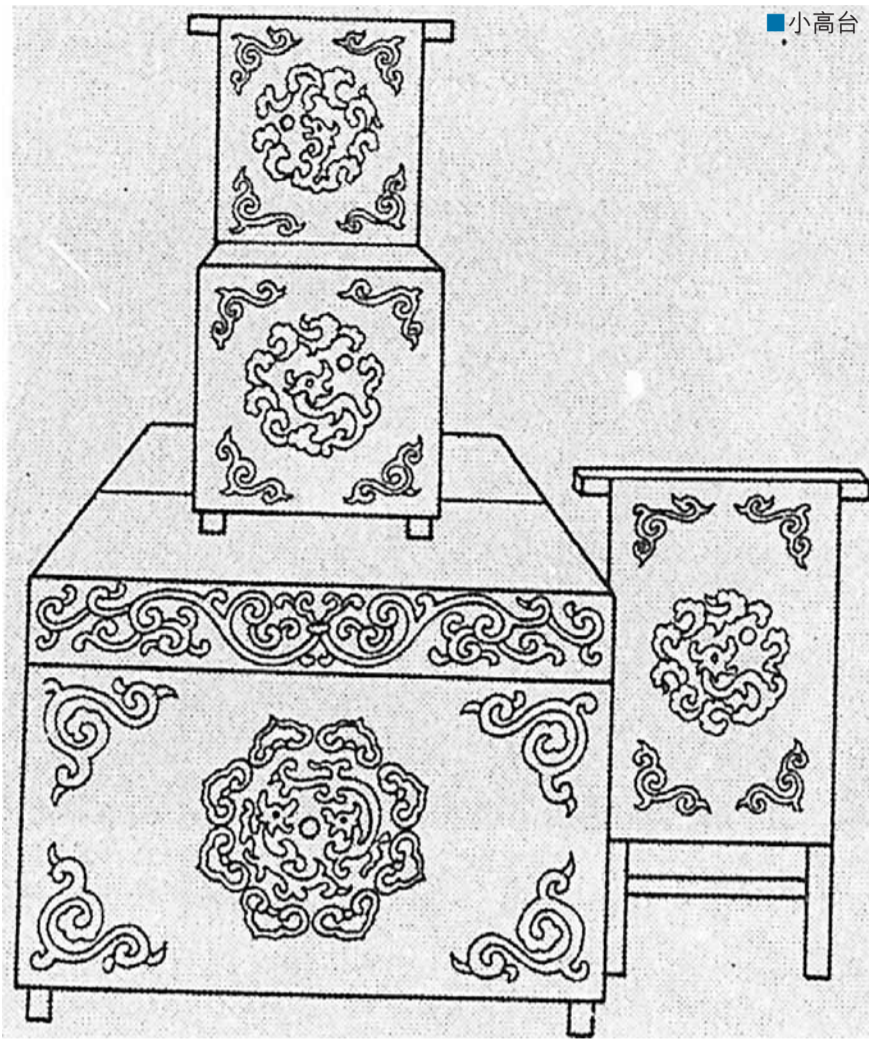
到了上世紀二、三十年代,在上海等大都市已經有了新式舞台,但是舞台後部還是掛上一塊幕,稱為堂幕或者台幔,一般稱它為「守舊」。就是遵守舊的傳統。而且,一般演出還是在演員出場時由工作人員掀起門簾。為什麼呢?因為演員出場叫「亮相」,此時最要精神飽滿,身上臉上都是戲,在鑼鼓的高潮中,擺出一個最好的姿勢,猛然出現在觀眾面前,贏得一個滿堂彩(叫做「碰頭好」)。在新式舞台上,演員沒有出場,坐在側邊的觀眾往往已經看到還未出場的演員,因而使出場時的亮相失去了門簾及時掀起的那份刺激。還好,許多好演員想出一個補救的方法,就是在鑼鼓聲中一個箭步竄到出場的位置亮相,同時由司鼓者改變一下出場的鑼鼓點子來配合這個台步,保持了精彩。

目前的京劇,幾乎全部在新式舞台上演出,演員和觀眾都已經習慣了。新式舞台的優點之一,是在演角色眾多的武戲的時候,許多將官要出場入場,甚至許多演員要翻跟斗出場,掀門簾就不那麼方便,於是有了兩塊門簾的守舊就漸漸淘汰了。但是,京劇因為並不需要轉換佈景,所以這塊稱為守舊的大帷幕還是被保留到今天,而它仍舊起着可以代表一切場合的背景的作用。說京劇的佈景不美嗎?不需要佈景,正是京劇的特色。

京劇主要的佈景稱為守舊,意味着京劇的演出,都要遵從一定的規矩,因此服裝、道具等雖然都講究了,但是都必須有一套準則。以服裝來說,它們的顏色就有嚴格的規定,京劇有一個原則,就是「寧穿破,不穿錯」,意思是什麼角色該穿什麼顏色的服裝,即使那個顏色的衣服已經很破舊了,也絕對不容許穿另外一件不破但是顏色錯的衣服。關於服裝的顏色如何規定,留待以後再講,現在先談一下道具。

「一桌二椅」的道具美學

京劇寫意不寫實,所以不必要有真實的道具。桌子和椅子都是一個樣子,桌子加一桌帷、椅子加一個椅帔,不論什麼朝代都是一個格式,例如漢朝人們席



地而坐,但項羽、劉邦都坐在椅子上。服裝則不論春秋戰國或者清朝的人,都一列穿明朝的式樣,但是明朝以前由丑角扮演的某些人物,卻有穿清朝服裝的,那明明具有貶意,然而清朝的滿人官員甚至慈禧太后都並不在意。因為那是演戲,用現代話來講,是表演者享有創作自由。

作為道具,桌子和椅子的功效真是大得很。一張桌子可以代表一座山,當一位英雄正在行走或騎馬奔馳時,忽然聽到後面有人馬喧嚷之聲,便說「待我登高一望」,接着就站到舞台後方的一張桌子上,向下觀看,此時舞台上就有人物或者大隊軍士經過,於是他就跳下桌子,說「待我趕上前去」,就此下場,下一場就接着演下去,而觀眾也看得十分明白。

又如一張桌子斜放在舞台上,兩端各放一張椅子,就是一口井或者一座橋,演員們在台上繞一圈,同時由舞台工作人員(這個行當叫「檢場」)放好桌椅,他們一一踏上椅子,接着跨上桌子,從另一端的椅子下場,就是過橋而去了。像《長阪坡》中曹操手下的大將張郃趕趕劉備的妻子、懷中抱着兒子阿斗的糜夫人,兩個人一前一後跑圓場,張郃放箭射中糜夫人腿部,於是她一步一拐地逃到斷牆處暫避,此時趙雲趕到,糜夫人因為自己不能行走,便把兒子放在地下,自己跳井而死。這口井就是由椅子構成。又如同一齣戲中的張

飛,守由由兩張椅子和一張桌子構成的橋上,看見趙雲救了阿斗來到,就讓趙雲過橋,接着曹操追兵來到,張飛站在橋上把他們嚇退之後,便吩咐說:「拆去橋樑!」於是龍套們做出拆橋的象徵動作,而檢場就把椅子和桌子搬走。以上場次的劇情正進行的很緊張,張郃追趕糜夫人到她跳井,以及趙雲過橋,張飛拆橋,追兵就到,都是間不容髮、一氣呵成。這一方面是因為跑圓場就可以表示時空轉換,道具簡單而搬動快捷,充分發揮了京劇的特點。但是如今的演出,因為道具要做成一口井及一座橋,又要廢除檢場,於是便在緊要關頭為了安放及搬走道具,幾次閉幕,閉幕,破壞了整個演出的戲劇性。

檢場的重要角色

這裡附帶提一下,自古至今,戲劇不論東方西方,素來都是由檢場當着觀眾面搬動道具,而觀眾並不覺得不妥的。可惜的是,1950年代時,有些人要改良京劇,提出「淨化舞台」,從而廢除了檢場。於是追兵正在急急追趕,那位英雄要登高一望,就得閉幕,等幕後工作人員放好一座假山,再開幕,讓英雄出場;等到他跳下山來,唸完了「待我趕上前去」,又要閉幕,讓工作人員在幕後搬掉桌子,再拉開幕,後面追兵才來,把緊張的時間都割裂了。至於《長阪坡》也是為了搭橋和拆橋,必須閉幕、開幕、再開幕、再開幕,一場緊張



《京劇六講》
作者：孔在齊
出版：三聯書店(香港)
定價：港幣98元



1931年程硯秋演出荒山淚。



高盛麟演出高登。



楊寶森演出四郎探母。

的戲,便變成幾截!

檢場還有一個重要的功能,就是配合台上演員的演出。最簡單的說,當舞台上的角色站着的時候因為病或者氣憤過度而氣絕而亡時,一般是在鑼鼓配合下,向左右兩邊步履不穩地各走幾步,接着抖動鬚鬚、兩眼翻白,身子漸漸向後倒下。如果劇情需要演員展示硬功夫,他就直挺挺地摔下去,稱為「摔殭屍」。凡是看過1960年代北京京劇團在香港大會堂演出《趙氏孤兒》的觀眾應該都記得,當馬連良飾演的程嬰對譚元壽飾演的兒子說明他就是趙氏孤兒時,譚元壽聽了大受刺激,忽然直挺挺地向後倒下,「彭」的一聲摔在地下,把全院觀眾都嚇了一跳,這就是「摔殭屍」的硬功夫。但是,一般角色不必作這個表演。而是在演員慢慢向後彎下身子而正要直挺挺地倒下去的那一瞬間,檢場剛好拿一個小小的墊子,托住演員的後頸部,幫他像殭屍那樣倒下。現在廢除了檢場,演員只能向後仰了好半天,再彎腰一屁股坐下來,那個模樣美觀固然談不上了,可能還會讓觀眾以為他/她沒有真功夫而不滿呢。

再舉一個例子。在《連營寨》中,劉備被陸遜一場大火,燒掉七百里營寨,他自己也被困火海中而左跌右仆,最後倒在火焰中,幸虧趙子龍及時來到,才救了他出險。在以前,劉備撲火的一場是「戲肉」,因為檢場者配合劇情以及劉備的表演,在他身旁用松木撒出不同的火花,名堂有「月亮門」、「連珠炮」、「過橋」、「托塔」等,而劉備則在鑼鼓節奏中隨着火焰跌仆以及表演各種身段。但是在廢除檢場後,台上沒有了火,只見劉備一個人在那裡無緣無故地翻跟斗和跌扑,令一般觀眾莫名其妙!同樣的情形出現在《三本鐵公雞》中。這個戲的高潮是火燒向榮(一般稱為向大人),在這場戲中,向大人幾乎在火窟中喪生,他也像《連營寨》中的劉備那樣要翻跟斗撲火,沒有了檢場那個放火的配合,這場戲便完全失去意義了!

在這裡令人想到日本的木偶戲,正確的名稱叫文樂。它被日本政府規定為「國家文化財」,演出時舞台上每一個真人略小的木偶,由三個黑衣蒙面的人操控,如果台上有三個木偶,那就另外有九個蒙面人和木偶們一同走來走去,如果要「淨化舞台」,那這個「文化財」還能保存嗎?

注:文中小標題由編輯添加

文: Joanna (劉韋彤)

勇闖藍帶學校

編按:香港女孩Joanna,在30歲那年突然下定決心,拋下原有的生活,前往頗負盛名的加州藍帶廚藝學校學習高級料理。畢業後,她向加州Ritz Carlton酒店中的三星米芝蓮餐廳自薦並獲得聘用,開始了掌勺的大廚生涯。在她的博客和書中,她分享自己的創意食譜,也講述廚房中的苦事與趣事。其博客點擊率已超過280萬,令她成為名副其實的「人氣女廚」。

節選自《人氣女廚Joanna 美饌·心動》

充滿挑戰的學習過程

藍帶學校的學習是非常扎實與嚴謹的。每周一、三、五的課程從八點開始到十一點半,一整個上午老師都會教授「食物的數學」、「營養學」、「廚房衛生」及「葡萄酒課」等相關的學科。中午休息半小時,十二點到下午五點,則開始實際學習烹飪;周二與周四則是從下午開始上烹飪課程。通常一個下午會教三道菜,看老師示範完畢後,我們就跟難民一樣,衝到放食材的地方搶材料,找到自己的爐頭,然後開始認真地學習做菜。結束後,還得接受大廚與同學們的試吃與批評,生活可說是充滿了壓力與挑戰!

為了維持好成績,我每天上下課後,一回到家,馬上仔細清洗掉一身的油煙(每一個細小的毛孔都不放過),晚餐通常都草草解決,為節省時間,我可以連續吃一周的水餃或麥當勞;晚餐後,就開始整理上課的筆記與食譜,為了真實徹底地記錄下學過的東西,我甚至會把香料撕成小小的一片,用膠帶貼在筆記本上,所有料理的烹調步驟當然更是鉅細靡遺地記載,最後完成的照片也不能忘記,當然還得要加上我對每道料理的看法與改進意見。

每本筆記本都超過五英寸厚,十五個月課程累積下來,足足製作了三分之一個阿JO身高的料理筆記。

一開始在這個學校上課真的非常充實寫意,不過好景不長,由於資優班的人數太少,學校為了經營考量,沒過多久,就把精英班與程度一般的同學併班,我們正式從新兵訓練直接被送進戰場,而我的惡夢也就此正式開始……

廚房如戰場

併班之後,每天都會發生讓我難以置信的事。比方說,原本在精英班一個人可以分配到兩到三個爐頭,做料理時還可以保持安全距離;但併班後,經常幾個人得共同使用兩到三個爐頭,我的身材嬌小,體重更是只有某些人的三分之一,被大家擠來擠去是家常便飯,經常還會有心不在焉或一時手忙腳亂的同學,一個不注意就把手上的熱鍋烤盤朝我的手燙下去,而且除非燙到起泡,否則他們經常視而不見,連「對不起」都不會說,當作沒任何事發



生,繼續手中的事,就算是廚房如戰場,還是要顧到基本的「交戰禮節」吧!

如果你以為,在學習的過程中,阿JO遇到的只有這種程度的事,就真的大錯特錯了。

剛開始時,每天要站着做菜超過五個小時,每天回到家,我都覺得腿彷彿斷掉般,不是我自己的,還好經過幾個禮拜的鍛煉,逐漸適應了長時間的站立,經過十五個月後,後來在餐廳工作,一口氣站十幾個鐘頭就已經沒有太多的知覺了。在烹飪學校讓阿JO最不能克服的就是——我的

《人氣女廚Joanna 美饌·心動》

作者：劉韋彤
出版：天窗
定價：港幣98元

體型太小。

由於廚房是按照外國人的身高設計的,很多掛架都在很高的地方,個子不高的我經常得要像Super Mario 般奮力跳起,才有機會拿到掛在抽油煙機旁的鍋子,好幾次沒拿穩,厚重的鍋子就這樣狠狠地砸在我的頭上,我的哀嚎與尖叫伴隨着鍋子發出「咣!!!」的響聲,經常吸引很多同學的目光與笑聲,不過大家笑一笑後又立刻轉過頭去,趕緊忙自己的事情,過來看看我有沒有被砸傷或者致上安慰之意的,一個都沒有。哈!

甚至有些比我高的同學,在我忙着做菜的時候,很輕易地站在我背後直接拿我頭上櫃子的東西,連借過都不用說。(苦笑)